

## ◎人生絮语



## 书中的年味

年节将至,街道上红色的元素逐渐多了起来,人们穿红衣,挂红灯笼,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悦之情,打招呼的方式多起来,言辞亲热起来,一切都朝着年的气氛迈进。

从古至今,描写年味的作家不少,描写的场面也都大不相同。老舍描写的北京除夕夜里,家家户户都在守岁,赶做年菜,穿新衣,贴对联和年画,放鞭炮,热闹非凡。冰心描写的童年的春节里,母亲忙着打点孩子们穿的新衣新鞋,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几个孩子站在旁边,馋得直流口水。丰子恺描写的过年里,吃饭碗数不可成单,必须成双,吃过年夜饭,要“毛糙纸揩注”。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梁实秋描写的年味,压岁钱不是白拿,要叩头如捣蒜,守夜不能睡觉,但往往困得低枝倒挂,胡乱吃两个煮饽饽,倒头便睡,不知东方之既白。

我印象中的年味,是奶奶在小年祭灶王爷,是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红烧一锅肉,福气一整年。大家坐在一桌前,肩碰肩,脚挨脚,大口吃肉,大声唱歌,大碗喝奶茶,等候着不断推门进来的家人,热腾腾香喷喷的炖肉被不断端上桌,大家且歌且饮,热闹的气氛飘出门去,飘进村庄里,飘在戈壁上。我往往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倒在热炕上沉沉睡去,鼾声淹没在大家的欢声笑语里,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这股热劲才迟迟散去。漫漫人生,这样无酒也醉的时刻并不多,没有代价的快乐总是让人怀念,久久难以忘记。

渐渐地,年似乎陷入一种怪圈,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年味越来越淡,不如小时候趣味浓,期待也不如小时候一样满。但事实上,变淡的不是年味,是人们的参与度。小时候,期盼着穿新衣新鞋,和小朋友们在巷子里疯玩一整天,就算是吃最廉价的奶糖,也觉得甜如蜜。漫天散落的烟花无论放多少次,都能痴痴地看许久,孩子们在寒风中擤着鼻涕,捂着耳朵,笑声和鞭炮声一样震耳欲聋。

可是现在,无论年夜饭多么丰盛可口,人们也觉得味同嚼蜡,干鲜果品吃来吃去也就那几样,烟花爆竹年年都有,年年都

一个样,于是人们在想,年味为什么变淡了?小时候的感觉为什么找不回来了?事实上,新年里,其实并不需要如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家人、一桌菜、一台晚会、几颗果子,再加上无限贴近的心,即使没有什么特定的仪式感,也是浓郁年味的表现。

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对坐,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你瞧,汪曾祺早已先我一步看透了年味变淡的缘故,他告诉我们,新年新气象,对窗而坐,心下清明,便是年味。 文/李娜

## ◎青青左岸



## 寻梅

城中有山,山间有竹、有树,还有寒梅。

不为冬季踏山,早忽视一山梅花香色带来的惊喜。竹青翠,山叶橙红或墨绿。绕了山的水,从城中缓缓流。周遭一切不为车声动容。好似都在呼应着城中山,呼应着冬藏的山中景。

寒冬里,漫步城中山。连绵冬雨,湿透了山林。树叶微动,细碎哗哗声,让这冬季清冽。此时,游人乏意,也许阴霾消磨了念头。倘若只为探山而来。多是留给春季的,有着润色清新。或是夏季,有着瑰丽明媚。最好是秋季,色彩斑斓,寒热间中和,平添着对山的欢喜。

冬季的山是萧瑟的,是瘦削的。千树像被脱去彩衣,嶙峋间既非丰满,裸露着枝干,难得讨喜。只不过南方的山,虽凋零,还留有深绿的松针,墨翠的竹梢,在旧黄落叶上,藏着冬的生机。

三两路人穿山过,只有我在深冬城中山林漫步,有着大隐于市的感觉。山外是喧闹的,是世俗的。山中隔离了嘈杂,漂净了浮沉。

徒步间,忽闻一种久违的花香,清新入肺,寒凉清澈,纯净、通透、从容。细寻过去,原来是山林里一树树寒梅,正暗自幽香。

说起冬梅,也如其寒枝,纷乱有余,孤枝独立。花蕾有金黄的、粉黛的……循着枝干观望,与一群梅花对视。隔着山,远远感觉到车声鼎沸,却被一层层山林过滤了。隐约声中,倒是映衬着山中寂寥与清幽。

山中宁静,唯独喧闹的,是这一坡寒梅,顺着山道齐齐绽放,赶着一场冬会。想当年,相识多年的故友群聚,在一场宴会后分落天涯,自此难相见。有友青

丝撩肩,昂首嗅梅容颜在,听得轻叹一声。再听音讯,已是隔海,念起,总惦记城中那一坡寒梅。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时间里,故乡人与事渐渐走远,都已模糊。花亦年年开,人却老去。记忆也慢慢失去,他乡生寒梅,只寻心中味。年轻时那一树,只为你而开,只为乡愁绽放。

晚唐年间,诗人李商隐在春日百花盛开时节,独念起梅花,“定住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忆梅已旧,只在冬日里,漫步而来,在寒山里捡拾着曾经岁上的时光。

一转身,梅花香自溢。光影里浮世,都淡成故日里云烟散尽。 文/杨钧

## ◎往事情怀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敞篷车

百度和现实告诉我,敞篷车是时尚的外观与浪漫的情调。而我的童年记忆,敞篷车是冻红了的脸与浸湿了的鞋。

在北方的冬天,溪面已结了冰,放眼望去,用上“冰清玉洁”一词倒也不为过。眼前的冰面上很安静,安静的可以听见四周枯草随风摇曳的声音。如若时光倒回去二十年,我和我的伙伴们一定容不得这冰面片刻安宁。

一块约一平方米见方的木板,底部钉两条竖着的木条,下方铁丝固定即可。两根略粗铁丝制作的“冰锥”,滑的时候。左右手各一支,是用来加速和刹车的。一个午饭的时间,“父亲牌”或者“哥哥牌”的“敞篷车”就加工制作完成了。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去感谢万能的朋友圈,感谢他们赐予了我儿时那辆叫“冰车”的玩具重新命名了一个如此高大上的别称“敞篷车”。

每当吃完早饭,便吆喝起来,不一会,小伙伴三五成群纷纷赶来,憩息了一个晚上的冰面上顿时沸腾了。零下十几度的天气,冻的不住地跺脚,却还是希望天气再冷点。因为天气越冷,冰面就冻得越结实光滑,滑起冰来就会畅通无阻。

冰面会被我们视为“赛场”,有“车”一族是选手,神气活现。“没”车一族为观众,只能站在一旁央求道:“你滑完这圈,我滑一圈!”或者生气地说:

“不让玩算了,我明天也让我哥哥给我做一辆!”

中午时分,天气逐渐暖和了,冰面上出现了水,就不再光滑。再则,也玩了一个上午,累了,也饿了。冰车上传来的阵阵笑声,冰面上留下的道道辙。儿时的冬季似乎比现在冷,再冷也冻不住我们的欢乐。

“你看看,你看看,又把鞋弄湿了,又用毛衣袖子擦鼻涕,明天再要去滑冰,看把那个“冰车”劈了烧火!”这是我们一进门,母亲必要的台词,所以,我们的“车”从来都不敢往家拿,都是在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秘密基地”存放。所谓的“秘密基地”不是羊圈的墙上,就是猪舍的顶上,而这,哪能逃得过母亲的火眼金睛。但是,第二天,那辆车依旧是你的“座驾”。就在此时,你会发现,母亲一阵骂声之后,家里的炉火更旺了。

敞篷车可以让我们享受速度与激情,而“敞篷车”则成为了我们整个童年的记忆。 文/杨芳

## ◎生活拼盘



## 二两麻糖护住腰

少时过小年,祖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祭灶,在灶台上敬一炷香。祭完灶,祖母就会往灶坑里填一点麻糖。祖母是虔诚的,但虔诚的祖母更疼我,与填到灶坑里的麻糖比,我吃到嘴里的更多一些。

上天言好事是厚道人的所为。给灶王爷食麻糖,用意再明白不过。祖母给灶坑里填麻糖,无非是希望来年炉灶通顺,不倒烟、不吞火而已。舍此,对灶王爷别无所求。

有一年在太原看戏,正好腊月二十三,邻座一高一矮两位先生开玩笑。高的说:你差一寸,上不了天,不怕你吐语言!矮的说:戳破运,你上了天,尽触霉头!末了,矮的愤愤不平道:爬得越高,越容易闪腰!高的鄙笑:二两麻糖糊着腰!

很多年过去了。今夏陪一个朋友去北京看中医,药开好,大夫嘱朋友用麻糖做药引子。朋友惊讶。大夫说:麻糖滋肝补肾,有暖肺和胃的功效。朋友服过大夫的药,果然好了很多。秋天再去看大夫,切过脉后,大夫说不必再开药了,坚持每天晨服麻糖即可。

麻糖各地皆有。以湖北孝感为天下名。毗邻地方,以托县麻糖为最。河曲、清水河渐次。晚上下班,见路旁摊点有人卖麻糖:托县麻糖、托县麻糖!叫卖声很欢。有买了麻糖的孩子在路旁边吃边玩:麻糖糊住嘴,上天言好事。

灶王爷的嘴是糊住了,上天言好事,灶王爷也是厚道的,值得信赖。烧灶厨的大娘大姨姐妹们该是皆大欢喜的。殊不知,二两麻糖护住腰,灶王爷该是偷笑了上千年的吧。否则,他年年上天,怎么就那么利索,从来不闪腰呢。 文/王建中

##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总有一些小事令你释怀,影响着你的心情,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电话、地址及本人中国银行储蓄卡号,以便采用后发放稿酬,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 bfxbcyws@163.com

## 寒暑不辍保安全畅通 担当使命助急难危困

近日,鄂尔多斯降下入冬以来的最大一场雪,致使全市多条重要道路受阻,其中就包括横贯鄂尔多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荣乌高速”,尽管天气寒冷刺骨,但有市民却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鄂尔多斯荣乌交警带给他们的温暖。

1月7日上午,因为路面积雪积冰情况严重,荣乌高速鄂尔多斯段已经实施封闭道路的交通管制,禁止任何车辆通行,10时47分左右,大队民警接到求助,一辆救护车运载着一名刚出生几个月大,已经连续发烧好几天的急性肺炎患儿,需要从沙圪堵的准格尔人民医院紧急转院到百公里外位于东胜城区的市中心医院救治,病情十分危急。

鉴于该特殊情况,鄂尔多斯荣乌高速交警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大队领导指示由两个路勤中队和正在路上直播实时路况的宣传中队进行接力,警车带道全程护送运载患儿的救护车到市中心医院,为生命营救打开绿色通道。由于担心进入城区后道路不畅,护送民警又和鄂尔多斯文体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大力支持,及时通过电波向外扩散避让的倡议,使得车队在正午高峰期通过城区主干道路时没有受阻,顺利抵达中心医院。

截至发稿之时,民警向家属了解到,患儿已经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成功脱离危险期。

文/李明哲